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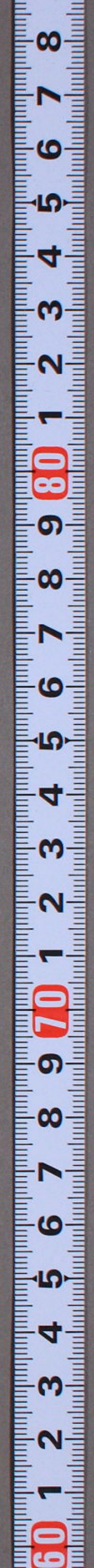


書經恒解 卷伍

書 5

共六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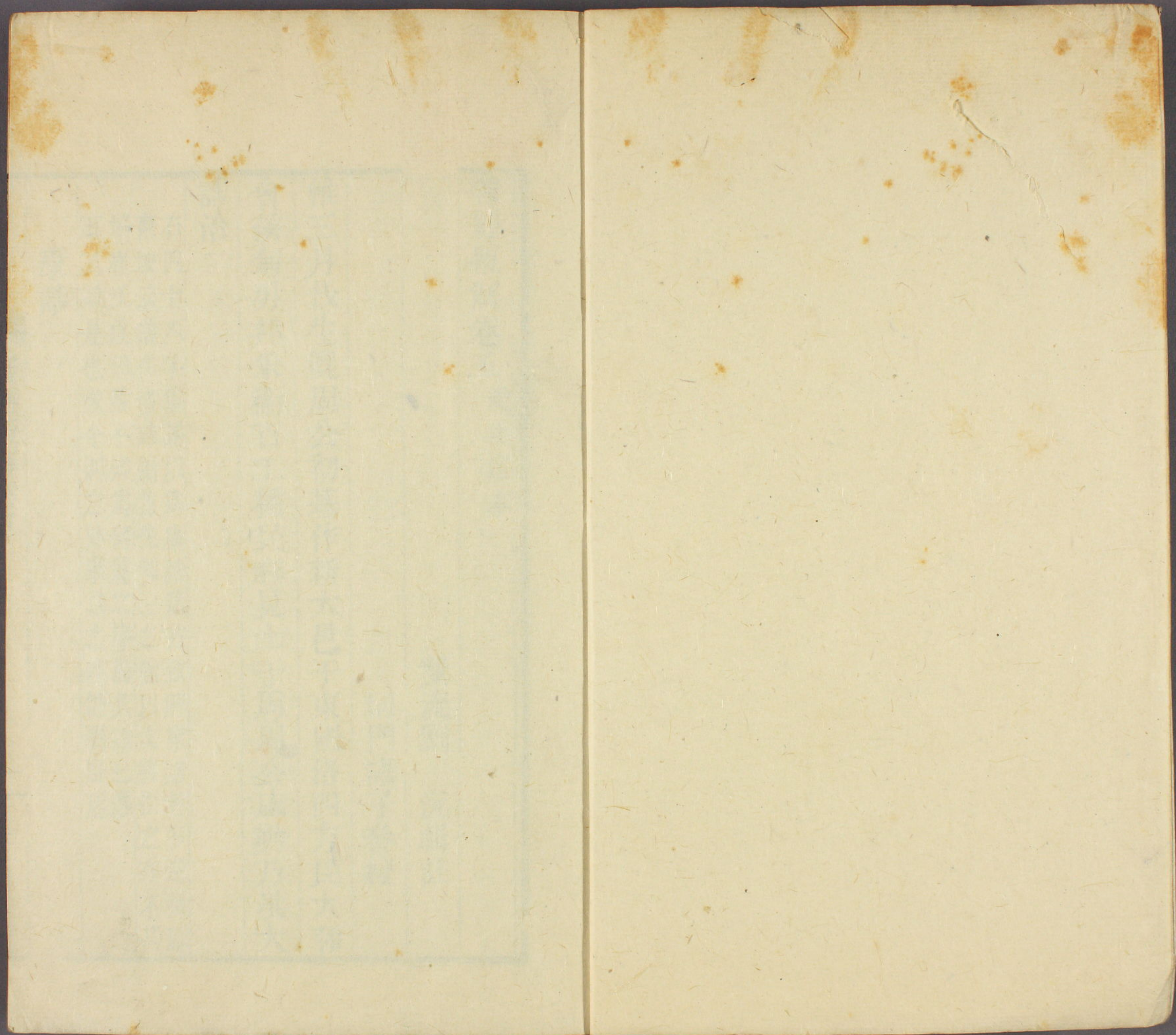
9712  
1477  
5



明 卷  
1477  
5

書







書經恆解卷五

晚年定本

雙流劉沅輯註

同門諸子參校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右四十八字舊誤以為康誥篇首致解康誥者多牽強蘇東坡云當在洛誥篇首先儒從之然以文義揆之亦不甚協崔氏述曰蓋不知為何篇之序而其誥已逸耳其說是也故今別之於康誥之外仍闕疑焉

康誥

書序及孔氏以為成王周公之詞胡五峯始辨其非而朱子據以為武王命康叔之詞蔡傳從之其說始定蓋武王克殷分殷都餘地以封母弟康叔而誥之其武庚所治已非紂千里畿封之舊康孔安國以為國名是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蔡氏曰王武王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封康叔名稱小子武王君兄也吳氏域以為凡尊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表見親愛之詞亦通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齔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

惟時敘乃寡兄勛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丕大也尊之之詞明德者致治之本慎罰鄭重恐失也齔寡天民之無告者聖人尤加意焉不敢侮云者因人每忽於此而言也庸常祗敬威畏也顯明也區夏中夏一區之地一而二邦鄰邦怙冒民恃而戴之休美殪滅戎誕皆大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事稱文王者不敢以為己功是也寡兄武王自謂○述文王能明其德以為民先而又慎重刑罰不敢或輕其平日視民如傷雖齔寡不敢侮之迹其所為似至庸無奇然其心則敬而又敬畏而又畏以此德顯於民用肇造我區夏且化及友邦皆修其治我西土惟是為民怙冒上通天帝帝美其德乃命文滅殷而受命萬邦萬民用是就敘汝寡兄德不及文考而亦勉自刻勵故汝小子封得以此東土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

別求聞句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

在王命

通述衣服也往往就封宅心處心蔡仲默曰安汝止意是也訓古訓別求聞廣所未聞宏於天民者天之視聽安保民則宏其德於天若如也裕寬饒之意在王猶在朝也○歎息而呼其名使常塵念今國家初定將使殷民敬述文考必汝紹所聞於文考者實力服行文考之德言不特此也汝今往治殷土當敷求殷先哲王治民之道用保又民汝求大遠之業惟此商老成人能宅心而知往訓汝當敬用別求聞所未聞由古先哲王所行用安保民宏其德於天如果德裕汝身斯不廢在王之命矣此節勉其法古求賢以裕德

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

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

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應平聲

桐痛瘝病萬民繫於一身身以民病為己痛也畏古威字通用惠順懋勉已語詞乃服汝事也應宜也宏王廣王朝之意作朱子曰鼓之舞之謂是也○歎息而言汝小子封今往東土民之疾痛在於身敬哉上天明威所輔者惟忱信民情非甚難知第得其自然之理則相安否則小人在大亦不在小汝如忽小而當順民者不順則民之當勉者亦不勉矣已汝雖小子汝之事至大惟在宏王之命應保殷民蓋宣化承流其責如此汝亦惟助王安定天命作新民而已此節勉其順民情以助己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

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六節告以慎罰之道敬則重視民命明則無有濫縱  
眚過誤終故犯式用也式爾用意為惡者適爾偶然如此  
既道極厥辜盡言其情也罪小而有為則將縱其惡  
以害眾是自為不法之徒故不可不殺罪大而出於無心  
既自輸其情則可改行而復於善非甘為不肖之輩故不  
可殺舜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亦此意也蘇東坡曰此  
設為死罪之大小以明情有輕重非謂小罪為可殺也如  
甲乙皆有死罪而甲之罪小於乙非謂其罪不至死也今  
世之法謀殺已傷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實人於必  
死之地亦死過失殺雖未殺皆贖與此意畧相似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  
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  
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

申言刑罰本於天當以至仁至公之心敬明之也言刑罰  
本有次序不可以私心與惟以敬心行其至明是乃大明  
而足以服人惟民其戒敕而勉於和睦若有疾惟民其盡  
棄咎而歸善若保赤子惟民其安治矣蓋以保赤之心保  
民自不得不敬明刑罰者天之所以討有罪故曰非汝封  
得以刑人殺人無或以私意刑殺又曰蔡傳謂當在無或  
刑人句下是也蓋丁甯告誡之詞  
言不特大罪當慎即劓刑人亦然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句司師句茲殷罰有倫句又曰要囚服

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外事陳氏曰有司之事蓋人君修身作則其他界臣工故  
云然也臬門柵也有限準之義故以喻法司有司師法也  
言當以法為有司之法殷罰殷先王所定之法倫序也要  
囚重大之獄服念蔡氏曰服膺而念之蔽斷也○恐康叔  
但任己見用刑故又推言汝自法文考內脩其外一切獄  
訟之事汝但陳是法以為準令有司皆師汝所為茲殷罰



庶幾有倫矣成湯所定原有倫者但復其舊即為陳臬矣又恐其專任有司不加審慎移時又言要囚尤不可忽必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之久乃大斷之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彝常義宜也殷先王有常法民所悅服故欲其遵之次就敘意遜順也又申明上文陳臬之道言汝陳是用罰之法罰斷一遵殷之常法用其義刑義殺勿用以法就汝封意乃汝果盡順於法人皆曰時敘矣然汝必自謙退惟曰未有遜事蓋一念自是即恐拂民心而違常法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譬不畏死罔弗慙

此自謙而慰勉康叔也已欲不慎而不能已越顯越唐孔氏曰不死而傷譬強慙惡也按微子篇言殷民姦宄攘竊恭染紂惡習已久故武王指實其事非泛言也○言此事其可已於慎乎汝雖小子而人無若汝之心者若朕心朕德則汝所素知自愧本無善狀凡民自為罪惡寇盜攘竊肆為姦宄或殺人或越人以取貨強暴而不畏死此固無不惡者然其原皆在於上之心德朕德甚薄汝當為朕廣其仁也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為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

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已汝乃其

速由茲義率殺 弔音的

又言殷民不德已久人倫道乖不可不以罰正之天顯蔡氏曰猶孝經所謂天明天倫之明道也夏常也庶子唐孔氏曰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庶子以政教諸子故為訓人是也正人庶官之長諸節諸有符節者別播敷蔡氏曰別布條教是也造民大譽干民之譽念敬念庸用法療病也引惡引民為惡曰設為康叔言也茲義上文文王作罰之義率殺以義殺率其下也○又言殷民染紂之餘習如此其元惡固大可惡矣更有不孝不友者子弗敬其父事大傷父心父亦不愛其子于弟弗念天倫不恭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于哀憐之意大不友于弟父子兄弟無良至此不但于我為政之人得罪乃並天與我之民彝皆大泯亂汝其曰乃其速由文王所作之罰刑茲無赦且民之不率天常亦在上不能正身率之也民固不率常法况殷之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及小臣諸有節者又不遵典禮別

布條教干民大譽弗念弗庸以病其君是引民為惡者也惟朕蓋深惡焉此其可已於罰乎汝乃其速由文王茲義殺率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父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此又勉其正身正家以率臣工君謂紂長謂殷諸臣小臣外正又其庶司之流能如能其官之能治也放棄也裕寬也敬忌敬畏及及文王也一人武王自謂懌悅也○承上言般之積習如此亦由其君長不能治其家人是以推化無本及小臣外臣皆尤而效之惟威惟虐凌轢小民大放王命乃非可以德治者端本澄源要在於汝汝誠明德慎罰亦無不克敬典矣乃由是以寬裕其民使民惟文王之敬畏汝又從而裕之曰我今之為惟求有及於文王俾民

曉然於文王之德漸返  
淳厚則予一人以懌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  
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又申明裕民之義勉康叔善教爽明也迪道也言至明者  
惟民作求於殷先哲王所作而求之謂踐其功也適從也  
○言至明者惟民無不欲善者爾當道之以吉康我今臨  
馭天下亦惟法殷先哲王德以安治斯民所作必求其無  
忝況爾今所治之民皆殷先王所遺無有教之  
而不從者汝若不能教化則為無政於汝邦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  
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  
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申明上文善迪之道監監先哲王為法德之說即上文裕  
民之道于罰之行罰民而以裕民之道行之不迫切也戾  
定也迪屢教之屢也怨自怨艾天其罰殛我以不能迪民  
也其尙顯聞於天德不明則上悖天心○言予惟不可不  
監於殷先哲王故告汝以德之說于行罰之中今民不靜  
未安定其心雖予屢屢訓迪尙未同歸道化至明者惟天  
其不罰殛我乎我其不自怨艾乎惟天愛民無不欲其胥  
歸於善人之有罪也不在大亦不在多治民者不善道民  
即罪矣民不附矧曰  
其尙可顯聞於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甯不汝瑕殄

承上文而要之以敬戒其勿用小人惟明德以甯民也非  
謀非彝指臣工而言蔽時忱斷以此誠信之道不大則法  
敏德即上文所謂殷先哲王德也康安顧省也瑕殄罪而  
絕之○歎息而言汝封其敬之哉無作可怨之事臣下有

非善謀非常法者汝勿用之斷以是誠信之道汝大法古人之敏德用安汝心顧汝之德遠汝之猷行寬政以甯民則民安其教天鑒其忱不汝瑕殄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此乃戒其保位以承己之化肆故也今也無毋通無我殄享康叔不德則將殄絕武王享天之意服命侯國服命高聽不為卑闇之言所蔽也○歎息而言德在於敬故汝小子封今往東土當知天命不常視乎有德與否汝念哉無致失德而令我殄享必修明侯度高其見以聽納用安治我之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敬典前聖明德慎罰之法替廢也世享世享其國與上文殄享有別

附解此篇非一時之言康叔將就國武王反復告誡之史臣彙而記之總名曰康誥其詞有相承者有不相承者故屢記王曰大意總以法文王為本明德慎罰敷求殷先哲王之道此可見武王至公至虛之心夫文王之德即商先王之德也體文王以治民猶是率商先王以治民因紂不遵祖烈致民多罹罪咎故告以明德慎罰為急明德非僅為慎罰之地而非明德必不能慎罰故先言之至慎罰不外辟以止辟刑期無刑之意而反復言之者殷大小臣工習於非義上行下效及其民康叔初蒞斯土不正教化明

刑罰何以革其俗不率者不盡誅則惟秉至公至明之心以行其罰所謂有敘陳臬者也是如此而猶自謙曰未有遜事則至慎可知元惡大憝不孝不友泯亂民彝固所必殺而庶子訓人越小臣諸節實爲之倡亦不可不殺皆所謂戮其首惡以警其餘也然其要則必由康叔之敬典乃由裕民而上體文王之化是曉康叔以用罰仍必本於明德故下承之以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言至明者惟民願吉康者其性特患不善迪之無以戾厥心耳苟不善迪則必獲罪於天又戒之以勿用非謀非彝蓋助

理必待賢臣也其末惕以命不于常勿替敬典雖非一時之言而史臣彙記成篇意義實相承接不得其解則似重複雜亂愚故詳晰疏通之武王於康叔爲昆弟當封建時告誡非一次蓋家人之誼如此也其委曲周詳一片肫肫是家人告語之情卽明良期望之雅舊解多不得其貫通故疏通證明之

酒誥

康叔封殷乃紂舊都之地其臣民染紂酗酒之習武王特命康叔革除斯弊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至永不忘在王家武王誠殷民之辭自王曰封我西土棊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辭史臣以其皆爲殷

民耽酒而發故合為一篇名曰酒誥吳氏棫疑其當為兩書蔡仲默泥乃穆考文王句謂皆告康叔之言均失之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大命武王自謂重其事故曰大命也妹古沫字沫水在衛之北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北有妹鄉殷王畿之地故曰妹邦武王誥誠妹邦臣民於康叔就封之時如今新任大臣齎誥書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乃語辭穆考文王也周之初興以文王有穆穆之德稱為穆考而周公制禮後遂推明其意以武王有昭明之功稱

為昭考由是以次而推凡子昭則父穆定為宗廟之禮子孫亦以為序此則武王自言其父也西土岐周之地太王遷岐文王始大故曰肇國愆戒也朝夕戒之勤也祀祭天降命天生五穀以養民制為酒以享祀孝養皆天理所至若天命之然也又云天降禍亂者然蓋酒以奉祭祀供賓客本不可缺而失中則長亂重其事於天以見危微之介不可不謹也以喪德言則曰行以喪邦言則曰辜其實行之失即辜之所由及也○述文王當日肇國其誥誠大小臣工朝夕常言祭祀必用茲酒以報本追遠藉馨香以達也上天降命使民始為此酒惟大祭祀為然孰意斯民漸乃耽溺於酒若天降威令我民用大亂喪德者無非以酒敗行及小大之國喪亡亦無非以酒致罪是豈天之本意乎人心自失其天理也文王之言如此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武王自謂對文王言故云然也正古政字通用庶國西方諸侯之國德將以德將之○承上言文王深知酒之

為害故平日誥誠小子非一有正有事繹以無常用酒為戒凡庶國有飲酒之時惟祭祀則上下通用不禁酒然於其飲也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彛訓越小

大德小子惟一

此小子乃謂少年之人與上文別土物土地所生之物稼穡是也○承上言推文王誥誠之意惟曰我民自戒以訓導小子惟土物是愛其心乃善若耽於酒則德昏矣故當使小子聰聽祖考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而忽之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蓋文王愛民之意如此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乃正告殷民以飲酒之德也嗣續純純一肇始服事慶喜洗潔腆厚也○爾妹土續爾股肱之力純一以藝其黍稷奔走服勞事厥考厥長肇功畢矣始牽車牛服賈遠行用其所得珍異孝養父母父母喜慶矣乃自滌洗器具厚致其養用酒承歡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有正有政之人蔡氏曰伯長也君子者賢之也是也典常上羞養下羞進也君長也不大也不惟曰眾皆言如此觀省反觀內省作稽中德動作皆考乎中正之德尚庶幾羞饋進饋養父母祀祭祀介用逸能大用逸之道蓋酒每因

怠逸而昏如上文所謂有成績紀於大常是也○又告妹土之  
臣爾其常聽朕教爾大能養老盡孝則無愧君長之道矣  
爾乃飲食醉飽蓋在上者之醉飽必視民之安否以為斷  
爾既克盡君道民皆大謂爾能常自觀省動作稽於中德  
矣庶幾能盡養祀之道然後得此醉飽此為爾能自大其  
用逸之道非徒以醉飽自恣也茲乃信惟王正事之臣天  
亦順爾大德功在王家永不忘矣以上皆武王誥命妹土  
書之

王曰封我西土棐祖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  
酒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

以下乃武王告康叔以禁酒之辭此節則言周之舊臣無  
酒酒者也唐孔氏曰棐輔祖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御  
事謂國君以下眾臣不厚於酒即無彝酒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  
自成湯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  
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  
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  
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蹈道而懷敬畏天顯天命經德秉哲  
常其德而保其精明成王畏相成就君德敬畏輔相外服  
外諸侯內服內諸侯庶尹庶官之長惟亞庶尹之次惟服  
凡有職服事之人百姓賜姓貴族里居鄉居之人不敢敬  
畏不暇勤其職業成王德顯成就君德使之顯明及尹人  
祇辟為尹人倡使皆敬君德也○述成湯畏天命民巖常  
其德而秉其哲下及後嗣賢君賢臣皆不敢崇飲凡外服  
內服諸臣以及百姓里居皆修德不遑無敢湏酒酒無非欲



成君德而皆敬君事此商之所以興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  
 易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  
 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  
 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  
 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後嗣王紂也酣身昏迷於酒命命令祇保越怨不易言有  
 告以祇保之道及怨恨之者皆不易其沈酣之志也非彝  
 非法之事盡傷痛也从血聿韶聲人痛傷則血枯也自息  
 乃逸自安其逸疾很很毒也罹憂恤也惟語詞德馨香祀  
 以下又言其祭祀之時亦酣飲無度也庶羣紂同惡之眾  
 小人也對天而言故曰民○述紂王酣身無度命令不明

於民雖有敬保之臣及怨謗之人紂不以之易其志乃大  
 縱其淫佚肆為非常之事用燕安以喪其威儀民無不痛  
 傷心者紂猶不悛惟荒淫益厚於酒不惟自安於逸而且  
 心至疾很雖死不畏播其罪於商邑即至殷國殄滅亦無  
 所恤至祭祀之時弗思以德馨香上聞於天乃大斂民之  
 怨庶羣自酒酣醉慢神腥穢聞於在上故天降喪於殷罔  
 愛於殷惟其嗜酒逸樂之故天  
 非虐於殷也惟人自速辜耳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  
 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句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  
 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  
 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  
 剛制于酒

監鑑視也時是也指殷民言劫慎固也獻賢也太史掌六  
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此皆天子之官蓋殷之舊  
臣也友友之百宗工百僚爾事以爾之事為事休美也采  
善也若汝疇類也孔氏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  
剛強斷也○言予不違命若保順保萬民定辟定經界之法  
於爾焉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鑑形當於民鑑得失今惟  
殷已墜厥命矣我其可不為鑑撫於是乎撫之道安  
在子惟曰汝敬慎以戒殷之賢臣凡侯甸男衛多殷舊賢  
況太史友內史友及賢臣百官之輩皆有賢者況爾所為  
之事或美或善人皆服而效之況汝之疇匹若圻父薄違  
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皆分爾養教之任皆必爾為之率況  
汝但奮其剛斷為下立  
制禁酒何難之有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  
迪諸臣百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佚逸同予設為康叔自言之詞又惟者轉一解又猶亦也  
殷指紂言○言或有人告汝殷民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  
歸于周女曰予必殺之是誤會我意以為凡飲皆必殺之  
矣爾亦惟是念殷受酬身導諸臣及百工以酒故習俗乃  
酒於酒我則謂勿用  
殺之姑惟教之而已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

于殺

享古亨字通用通也恤憂也蠲潔也戒酒則心潔同於殺  
不教而陷於罪同於殺之○此乃言教康叔之意斯指上  
文所言諸事言女若有所言諸事明了通達則不必用  
我教辭矣然未必能明通我所言諸事以反復誥女者憂女之不  
明與民之陷溺若我一人弗恤弗使女與  
民各潔其事是我一不教而誅同于殺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愆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辯治也乃汝勿不司謂其臣下○又言汝常聽朕戒殷民  
酒酒上行下效使然汝不治女所司之臣使皆正身率下  
上無以端其本  
則必涵於酒矣

附解揚子云酒誥之篇俄空焉朱子曰孔書以巫蠱事不會  
傳漢儒不會見者多如鄭康成晉杜預皆然想揚子雲亦  
不會見王伯厚據藝文志引酒誥曰王曰封惟曰若圭璧  
今無此句疑即脫簡然細詳文義殊無脫簡也蓋漢代今  
古文原別行此篇今文所有而揚子未見則當時傳習遺  
闕之故而古文之非偽撰亦可槩見但此篇文義舊說多  
不得其承接次第而字句之牽強者尤復不少今詳味本

文疏通之識者諒不以爲僭也夫酒之爲用所以奉祭養  
供賓客非可廢也然沈酣其中內昏其志外喪其儀至於  
戕生廢典小之害身大之禍國故聖人制禮以節之猶慮  
人之易爲惑也禹疏儀狄孔不及亂而此書尤防杜甚嚴  
誠以志氣之昏即德行所由敗財色所由迷身家所由傾  
也而後世酣身弗顧且以爲風流才子所應爾其未聞聖  
人之教歟沫土習紂淫酣民習染太深經武王康叔之化  
數傳而至武公猶凜凜作賓筵人心陷溺易而變化難可  
太息已

梓材

梓木名木之美者治之宜精因以為工匠之名此篇  
武王戒康叔而康叔頌武王之辭史臣因篇中有梓  
材二字康叔所以喻天下節取名篇意以武王康叔  
明良共治正若梓材之美也蓋自康誥以下三篇皆  
武王告康叔而終之以此故借二字頌  
之前人疑為闕文非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大家王朝卿大夫孟子謂巨室本此達下之情於大家則  
王亦達矣厥臣諸侯賢臣達王達其賢者於王○言康叔  
有宣化承流之責當以其庶民及小臣之情達於大家使  
知下情以其賢臣薦達於王使無遺賢是惟邦君之事也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

厥君事戕敗人宥

越及也恆越常以其意下及於羣臣蓋欲下情之達必君  
先以情達也師師臣眾也尹正官之長旅眾大夫曰心常  
自言之厲殺人以其罪而殺敬勞恭敬勤勞肆故也徂  
往日歷人漢孔氏曰賊所過歷之人蔡氏以為知情藏匿  
資給三者是也戕敗人蔡氏曰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  
痍瘡是也○承上言邦君之責如此汝若恆以言及於羣  
臣曰我有師師眾臣若三卿尹旅之屬告以己意曰予罔  
敢以無罪殺人如此則汝有敬且勞之屬心矣亦其君先敬  
勞如此故凡往治民者其敬亦體汝之心矣故凡往日姦  
宥殺人之歷人者皆且寬宥之不咎已往開其自新故凡小  
臣之屬亦見其君敬勞之事不為深刻凡戕敗人者亦寬  
宥之所屬亦見其君敬勞之事不為深刻凡戕敗人者亦寬  
王上篇殺康叔以嚴刑而歸於寬大恐其誤會茲又申明  
不可厲殺之意以戒之如此史臣先敘之以見武王仁民  
之意

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  
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  
茲監罔攸辟 監為皆去聲

此下康叔之辭王字上當有日字而文闕也王謂武王啟  
監猶立監康叔言王立監之意其治以民為急王制天子  
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周禮施典于邦國而立  
其監則方伯與諸侯皆可稱為監武王封康叔以鎮撫殷  
遺蓋在方伯之列故武王稱曰孟侯亂治也屬連續意婦  
而曰屬蓋孤婦而使之有屬也合由同由治道容相容保  
效法也授也下法上曰效上為法以授下亦曰效春秋左  
傳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是也蓋武王先有教法以及天下  
引導恬安也罔攸辟無所用乎刑辟○康叔復於王曰王  
所以啟監者所治無非為民其意曰無胥戕傷於民無胥  
虐害於民至於寡者亦敬之孤婦亦屬之同由王道以相  
容保前此者王其授法於邦君御事矣其所授之命何以

曰引民於生養引民於安全此自古明王愛民之意  
皆若此凡為監者能體王意則不用刑辟以治矣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  
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惟曰此外無他康叔謙言成武王之意而已蔡仲默曰稽  
治也敷菑廣去草棘疆畔畎通水渠塗墍泥飾茨蓋也梓  
良材釵采色之名敷菑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  
喻制度是也○承上言王之治民若茲我何為哉惟曰若  
稽田王既勤敷菑矣我惟其塗墍茨以圖鞏固若作梓材王  
既勤樸斲矣我惟其  
塗丹雘以增章采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  
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上文既自謙以美武王此下又規王以常用明德承先答  
天蓋頌不忘箴古人之義皆如此也先王謂文王懷為夾  
以懷德為夾輔蓋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庶邦心歸而  
未身歸故云然也作興起也兄弟謂庶邦諸侯方來未  
艾也既盡也后君式法典集常聚也○今王惟曰先王既  
勤用明德天下歸心以懷德為夾輔是以庶邦皆獻其誠  
亦盡用明德如此則后式足以常集人心庶邦大享矣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

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和懌和悅之先後昔者今日迷民謂殷民也○總承上意  
言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於先王矣故王當惟德是  
用和悅前後迷誤之民用  
以慰悅先王所受之命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已語辭茲指用德監通作鑑謂法先王○承上言王之必  
用明德豈可已者乎必若茲承先志而答天心我惟曰臣  
下頌禱也欲至於萬年惟  
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也

附解武王封康叔以殷地既欲革其舊染又恐失於苛嚴故  
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反復殷勤不憚辭費曰朕心朕德惟  
乃知未其有若汝封之心則康叔之賢亦可見矣此篇首  
二節終上篇之意而下乃康叔答武王其曰先王既勤用  
明德亦既用明德肆王惟德用正與武王明德之言若桴  
鼓然蓋明德者慎罰之本詳味文義本無錯簡特王啟監  
上少康叔曰字古人文字簡畧問答多不用對曰字以王

字甚明不用亦知為武王也抑或本有而簡脫之前人蓋未詳繹無胥戕數句正括武王所言之意而美之王其效邦君越御事言武王早有所以訓諸侯矣故用其字下厥命即效邦君御事之命此節美武王明德慎罰已無遺意故下文言已無可附益惟曰云云今王惟曰以下又以久長用德規之本文虛字承接意義甚明如舊解則不順矣識者試味白文當不以為創解三監字不同前二監字謂設官後一監字同鑑前篇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是

召誥

洛邑居天下之中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欲以為都朝覲諸侯至成王時始命周召二公經營之此書則召公初營洛邑復命於王因以戒之也今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二月漢孔氏以為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蓋據史記然未有以見其必然也既望十六日周鑄京豐去鎬二十五里有文王廟文王本居豐故武王遷鎬而文王廟不毀成王將營洛至豐告文王廟蓋推本文武之志不言告武王省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太保召公也成王使之先周公行相度洛邑越若來於豐順道而來洛朏月初生之名成王既承文武之志君臣同

志營洛又決以下而吉乃經營其規制也

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殷之眾庶用庶殷者蔡仲默曰是時殷民已遷於洛故就役之愚謂周之民皆殷之遺也云以庶殷見殷民亦樂於營洛之舉攻治也位蔡傳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是也成規模初定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召公已定大規周公乃至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周公位尊於召公體宜然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一

郊以祭天也而用牛二孔傳謂以后稷配是也社以祀土神用牛羊豕者土神非一豐其禮以備享之此乃告天地

以將營洛事非郊社之位皆已立而祭之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書下文所謂誥也侯甸男邦伯諸侯來會於洛者將興工而告臣民以營洛事

厥既命殷庶庶殷不作

上文命命誥諸侯此命命民以役也不作勸事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

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幣所以贄也錫與也旅陳也自從乃汝也○營洛之工已興諸侯及庶庶皆樂於趨事召公乃以諸侯出取幣復入而與周公言稽首陳幣於王與公曰今營洛之意已如公誥告庶殷及從汝同來之御事無不周知矣蓋召公以殷



庶皆喜營洛恐成王視為易而生慢心故率諸侯贊幣於王亦贊幣於公藉公達己之意復命於王如下文所云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  
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下皆召公復命成王藉周公以達者元子天子天子天之宗子也休美恤憂曷何也○歎息而言天改命天子以周代殷王今受命固有無窮之美亦有無窮之憂何可不敬畏也朱子曰此數句一篇之大旨下文反覆推衍此數句意耳是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  
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  
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

德

服厥命受天命終指紂而言智賢智者瘝病民夫知謂紂  
知之也徂往亡逃亡執拘執眷命用懋眷命能勉德之人  
疾急也○承上言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非殷先德不厚  
也茲殷多先哲王靈爽固在於天故能及其後王後民於  
茲受命及其終也賢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病無聊保抱  
攜持其婦子哀籲上天徂而逃亡又見執夫紂亦既知  
之矣而不以為意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必眷命用懋  
德者豈佑紂乎此其所以終命也王今其疾敬德而可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  
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從子保夏禹子賢天從其子而保之使嗣位面稽仰承天  
心若仰面而考天意若順也面考天心而順之格保格正  
夏命而保之夏遠故曰古先民殷近故曰今相此述夏殷  
之初皆敬順天心而興今皆墜命明天命之不可恃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

謀自天

冲子成王年幼也壽考老成曰設為成王自課之辭我古人周先王稽謀自天謀議上合於天理若自天而降也蔡傳曰幼冲之主於老成尤易疏遠稽古德則事有所證稽自天則理無所遺是也○言成王年冲當無遺老成常自念曰我其能稽古人之德乎其有能上契天心乎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於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

顧畏于民晷

其期冀其然誠和也不敢後疾敬德也晷巖同民情險若晷也言王雖幼小而為天元子尚其大能誠和萬民以成今之休美王誠不敢後於敬德必顧畏於民晷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祀于上下其自時中父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紹上帝承天意也王氏曰成王欲宅洛者以天事言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服治也且曰宅洛之事周公成武王之志首建斯議也君前臣名故曰且成命王命周召營洛之命○此為召公復命營洛之本文言王紹上帝而來治土中且實首倡其說謂自是可配天可以敬祀上下神祇而居中以治天下王能決從其言早有成命我今相視經營其地果可以治民而今則人心樂從可成其美矣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此乃告以治洛之事比親介助也商民未祛習染故告王先治殷御事使親近我周御事節其驕性庶幾日新無已然其本在王王以敬作之所不可不敬德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申明上文敬德之意而言當以夏殷為監我不敢知其必當歷年亦不敢知其必當不延年而原其墜命之故則惟不敬德故今王嗣二代而受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常以為監庶可繼今日之功耳蓋營洛以朝諸侯召公恐成王恃

以為不拔之業故以二國之不能延年警之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初服成王年長初自為政事也哲命天以正理命人本無不哲習於善則善耳故曰自貽哲命祈天永命真西山曰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一於德乃不祈之祈是也○言王乃初臨政事譬若子之初生善惡惟其自命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吉凶乎命歷年乎皆不可知欲知之則自今我初服始營洛以定新邑正如子之初生惟王其疾敬德王其以德之用祈天而永命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

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淫過也非彛非常法元首也蔡仲默曰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是也言王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以治之民順導則有功逆治則難服其惟王位居天下之首而德足副之小民乃觀刑用德於天下而王德益顯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其期冀之詞總結上文之意言上下勤勞庶幾常自厘慮曰我受天命亦若夏殷歷年之久而愛民乃所以享天心我故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

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

能祈天永命

讐匹也民凡為人之通稱百君子友邦冢君稱邦君為王之讐民以明與王一體者也友民庶殷忠順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營洛邑以彰王威德相與保而受之未終也顯顯著勤勞苦也如春秋傳勤君之勤○此乃言己所以奉幣告王之意所以偕友邦冢君及庶殷奉幣告王者冀王敬用德共欲保受王威德王終有天命顯於天下也我非敢勤王以憂勞惟恭奉幣俾王告營洛之事於廟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

附解成王自周如豐告於文王之廟命召公先行營洛周公

繼至召公既營洛先率諸侯奉幣告王恐其以治洛為喜

故歷述前代勉王敬德史臣先敘營洛之事太保乃以庶

邦冢君以下乃召誥正文成王尙未至洛用牲郊社非一切廟社之禮已具而祭告天地也先儒於此誤認竝章句義理遂多誤解今依白文自然語意詰之武王得天下東方諸侯朝會不免遠勞欲營洛而未果成王承武王之志而營洛周公導之召公贊成之故召誥洛誥相屬皆一時事第召公則先來相宅初定規模卽復命於王此篇是也周公則已成洛邑而反復命於王旣乃與王皆至洛邑祭告王乃畱公治洛下篇是也二篇本可合爲一書史因各著二公之事故分爲二然其敘太保先周公相宅三月丙

午臚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洛誥曰惟以在周工往新邑戊辰王在新邑則所以明周召及王先後至洛之事後人見經無成王至洛之日遂疑與周召同時至洛非也王乃初服孔傳屬下節義較明白從之讐民蔡氏以爲頑民然畢命言頑民乃謂商俗靡靡寵怙恃驕淫矜夸一時難化非謂其不服周家稱爲頑民也若周德未至民不服而忠殷乃稱爲頑民周之君臣尙得爲聖人乎而孔子又何以稱爲應天順人乎此篇讐民亦誤解爲仇讐不顧義之安否可歎聖人惟知責己武王周公聖德在民未嘗以

仇讐視殷遺也且既曰讐民矣而又曰以之保受王威命明德語義亦不通故當從孔傳作匹字解也營洛朝會諸侯本武王之志而周公成之成王初壯二公恐其生侈心故兢兢以監於夏殷敬德祈天為戒蓋以天命怵之俾其修德及民非但如後世孳孳經營形勝為子孫不拔之業此聖人庸眾其居心若天淵不可不辨也

洛誥

周公既定洛邑遣使告成於王王因至洛告祭命周公畱治洛邑史詳記其言其事以為是篇今考古文有皆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句天基命定命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拜手稽首敬禮而遣使也復子明辟猶言復命於爾明君子者親親之辭如弗敢及美成王謙讓也蓋營洛者武王之志成王成之而如弗敢及讓善於親之意天基命定命天意祚周早基其命定命於洛邑也胤保蔡氏曰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是也其基作民明辟洛邑既成於此朝會諸侯施德布功於民為明君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

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

洛師蔡氏曰猶言京師是也河朔黎水在河之北也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北澗澗二水皆在今河南洛陽縣食古者卜龜先用墨畫龜而後灼之其兆之文循墨而行如食墨然則吉也澗水東澗水西以為王城澗水東以為下都

處殷貴族呂東萊曰周公何為而卜黎也意在近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故竝列二說以聽於天下黎於先者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伴使也圖洛之地圖獻卜獻其卜之兆辭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伴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

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營洛者武王之志成王成之重其事故重其禮且尊周公也作周匹休周都西而營洛為東都以配之恆吉不但一時之吉也我二人王謙言己與周公君臣同心共貞冀公匡己長守至正以承天即下文敬天之休也誨言公以天命明辟勸王王故謝之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則周公勸成王如洛告祭竝敘錄功臣以配享宗廟也殷蔡氏曰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言王當往洛肇始盛禮祀於洛邑雖祀典所不載者咸序而祭之蓋營洛為東都王朝會所宅制衍京邑故必告祭此事前代所無周始肇之則祀典亦初肇之漢唐以下兩京所由衍也

予齊百工伴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日記功宗

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功宗功臣之首作元祀論功配享先王也命命功臣篤弼篤厚以輔君○言子將適洛時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予惟曰洛邑將成王必至洛有事宗廟故先簡功臣從王以爲如洛之計今王以羣臣赴洛即命曰成洛者先王之志今將立宗廟以功臣配享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之曰汝受此寵命當篤厚以盡輔弼蓋周營洛立宗廟社稷以爲東都即敘錄功臣以終武王之事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  
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爨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  
工往新邑倅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愴大成裕汝永有辭

丕大也功載記功之載籍工臣工乃汝其悉自教工言至  
洛告誠臣工得失惟王自爲教令所在臣民具瞻非已所  
得而藉手也孺子年少之稱周公於王親則叔父誼則師  
保故稱爲孺子朋黨也謂以偏黨用人是時殷庶及邦君  
在洛者多公恐王偏用舊臣故特戒之其往自今以往若  
爨順爨倫之政撫事治一切事也在周工卽公所齊百官  
從王於周者嚮嚮往卽有僚就其位明作有功精明作事  
有成功愴大也成裕愴厚寬大以成雍容之治有辭人稱  
賢也○言今日至洛大視功載以行爵賞臣民觀汝新政  
汝之所爲臣下效之乃汝其悉自教工矣孺子其可朋黨  
用人乎孺子其朋則自今以往弊有不可止者無若火始  
雖燄燄其所灼者引而彌長次序不可絕止汝安可不慎

哉慎之之道安在凡所以順爨倫而布政及撫事皆如予  
平日所爲周之舊臣多有賢者王惟以在周臣工往新邑  
使洛之臣庶知所嚮往各就有僚明作有功愴大以成寬  
裕之治則汝永有辭矣蓋成王幼周公攝政成文武德又  
所齊百工皆賢者故告成王以如予以在周工往不嫌自  
任然則公之爲王師尊信矣而崔述且謂王非幼冲公無  
攝政事豈非  
不讀此書也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  
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  
事其爽侮

此下乃成王至洛祭告後公又申戒於王欲告老致政而  
王畱公也史臣不敘王至洛之日而但云戊辰王在新邑  
先敘公與王言如此所以明公之畱洛乃成王之命非公  
自爲又以明公輔成王至洛邑旣成記功宗而朝諸侯則



公成文武之事已畢於文為詳畧之法於義為輕重之法也惟終尚思其終蔡氏曰百辟諸侯識詳察之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是也不享不以誠享役用也爽差侮慢也○王既至洛祭告後公乃申告之曰王初服如是是其可已乎汝雖沖子必思終身德業汝其敬以自修詳察百辟之享亦識其有不享蓋享者臣子之分然必有忠誠之意故享在多儀而不在幣物若儀不及物是為不享惟其不用志於享夫不用志于享則諸侯未心悅而誠服也諸侯如是凡民亦以上為不必享則必茂王章亂侯度惟事其爽侮矣汝其可不敬乎成王新見諸侯諸侯必以贊見周公恐其享多儀而不察賢否故戒之如此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句于棐民彝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周公美成王可以興道致治而言己將致仕也頒布也  
不暇公所未及為者蓋謂成王親政能為公所不及為也  
聽朕教汝成王幼學於公今皆見諸行事也棐民彝輔治  
人倫之事是指棐民彝言覆勉也篤敘選忠篤者以敘官  
正官名父尊稱正父蓋五官之長也若順也彼指洛邑戾  
至也○言孺子親政以來能頒布我之所不暇者聽我所  
以教汝凡所以棐民彝之事皆能力行可謂賢矣於今治  
洛輔導民彝之事汝乃不勉失此致治之機後安及哉且  
忠宣力不敢廢汝之命汝往敬哉茲予其將歸老而明農  
哉汝往彼以寬裕待我民斯無遠皆至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  
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愜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  
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

教子冲子夙夜毖祀

明保以明德保安之指自幼至長言也稱舉也舉大顯德以今治洛言也和恆和其心而使可久居師營洛以居其眾惇宗厚於宗臣將禮行祀功宗之禮成王以周公求退恐其以己所為有不合公者故言己至洛惇宗將禮一如公之所訓未嘗敢違也旁蔡氏曰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旁為言是也旁作無所不作蓋指制作一切而言穆穆深肅意迓迎衡權衡也穆穆迓衡虛其心以迎至理之平而行之中庸執兩用中意而孟子所謂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不合者則仰而思幸得則坐而待者也不迷指天下而言夙夜毖祀言己無所為惟敬祀而已以固留公也○王知公營洛以予小子揚文武之烈而答上天之命和恆四方之民使居於洛予之至洛也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一如公言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教于四方旁作而穆穆以迓其衡使天下不迷於文武勤教之意公之治浹矣子冲子惟夙夜毖祀敬天法祖以不負公教公何為有退志

哉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

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

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命亂為四輔

再言王曰者記成王更端之詞殷勤固留之意也時指上交所言迪亂導之於治宗禮周公所制典禮救定也將助也其後今後四輔四方輔翼之意○承上而言公功輔導之篤無不如是者予小子安可一日無公哉因更端呼公而告言己將退就於周命公留後治洛所以然者四方雖導以治然禮樂初頒服習未熟未定於宗禮亦未克定公之功也公宜導助其後監視我士師百官俾有祗承大保文武所受之命治洛以為我四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

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定止也肅將祇歡敬奉而愛悅也困倦瘁也漢書作我非康事安民之事○終言公止勿退予將往已公之功人習而安之無不肅將祇歡者公無告勞瘁哉我惟遵公之訓無厭於康民之事公勿替其典型四方其世享公之德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

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愔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

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

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

單文祖德

來謂初來卜洛承保承王意以保之宏朕恭使周公益宏其恭承文武之事蓋成王援文武以留公公義不敢辭

故其言如此來相宅成王至洛觀成也惇典殷獻民成王  
以典禮自飭殷之賢者皆悅服謂為明君也作周恭先恭  
者人主之盛德為周賢王倡也曰述成王之言多子眾臣  
也作周孚先人臣以誠為事君之本考成也昭子猶明君  
謂成王也刑儀刑單大也○周公致敬禮於王曰王始命  
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之民及光爾烈考武王者以重大  
之任宏朕之恭朕固已不敢辭矣今孺子來相宅能大惇  
典於殷之獻民為四方之新明主信可作周恭主之先王  
曰其自是居中而又萬邦咸休是王以揚文武烈為心已  
有成績且亦何能為惟以多子及御事篤前人成烈用答  
眾望作周孚臣之先成朕昭子之儀庶幾大文祖  
之德也蓋王歸美周公復歸美成王故其言如此

佯來毖殷乃命甯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  
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乃  
德殷乃引考

此又追述成王遣使祭告事以明承保文祖民光烈考武  
王皆王之美也毖殷王未至洛之前先使人戒殷也命甯  
子命人問公安否秬鬯秬黍為酒和以鬱金而實之鬯  
中尊使告文武故以二曰明禋使明潔而祭拜手稽首休  
享王致敬以祈享也宿經宿也惠篤敘四句蔡仲默曰祭  
之祝辭是也惠思之也篤敘即前篤敘之正父殷乃引考  
殷人相引於壽考無窮也○言洛邑既成王猶未至時使  
人來戒殷眾乃命安子以秬鬯二亩命子曰明禋拜手稽  
首以致休享蓋王當洛邑初成即不敢以為功而必告於  
文武也予不敢宿王之命即禋於文王武王其祭祀之辭  
求文武惠茲篤敘之臣無有遘自疾者使萬年皆厭飽文  
武之德殷人亦相引於壽考而無窮是王本有承保光烈  
文武之心己不  
敢不祗承之也

王侔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承敘殷之臣民遷居洛邑受祿受田各有職業也朕子朕  
孺子也○承上言王營洛以承文武者如是是今日殷人

安居樂業王實使之惟王善法文武乃使殷  
人承敘於萬年其永觀法朕子而懷其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册

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

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下史官紀王在洛祭祀終周公畱洛之事戊辰十二月  
之戊辰也烝冬祭名曰歲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駢  
册告神之册書逸史佚王賓殺禋王賓禮諸侯殺牲以禋  
祭咸格諸侯咸至也太室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裸灌地  
以降神也作册逸誥作册命周公使逸誥之也在十有二  
月明王烝祭後即命公後重其事告廟而後命公也惟七  
年吳草廬曰周公畱  
洛後七年而薨是也

附解金仁山謂召誥洛誥相為首尾是也而疑此篇有闕文

書經卷五  
則非蓋營洛者武王之志因成王年幼一時未能至洛朝  
會諸侯故周公制禮作樂皆畢而營洛邑必待成王年長  
始成之成洛之後立宗廟社稷以爲東都以功臣配享俾  
成王朝諸侯而施政令成文武之事終公之相業盡矣故  
遂欲退老明農而成王不允必畱公治洛以己旣必歸周  
非公德望不能鎮撫諸侯也迨公畱洛七年則禮樂法度  
天下已皆熟習而文武之德入人益厚故曰誕保文武受  
命惟七年也至成王周公遷殷庶於洛非爲其助武庚爲  
亂恐生他變特徙治之蓋周旣大封天下以德賢殷之舊

臣世族不能盡賢則必不能盡封向同武庚居舊都今武  
庚旣滅改封邶鄘衛世臣舊族無所歸屬故徙之於洛洛  
爲東都與周京等處之於此或爵祿之或田宅之俾各安  
其居無或失所而又令成王惇典以示朝會以臨俾覩新  
朝之德政而近文武之聲靈故周公曰侂嚮卽有僚大惇  
典殷獻民先儒不察乃以成王周公爲遷頑民若後世防  
患情事殊不知畢命所言頑民乃靡靡怙恃之民非倔强  
不臣周之民也又以爲篇有關文不知史臣敘事明暗互  
用詳畧異宜自三月營洛至冬王始至洛朝祭中間不記

王至洛之時以無他要事可不敘也召誥言召公卜洛而此篇周公云己卜則知二公同卜而定宅者周公董事者召公也公於王至豐之時己赴洛之始卽齊百官以從預爲王至洛記功宗地而咸秩無文大嚮羣廟萃渙格天竝殷先王皆祭告可知矣前人未察於庶有事記功宗汝其悉自教工皆不明白今疏通之俾本文辭義有屬敬識百辟享因朝會而發也古朝會臣工必以幣玉及方物以下敬上曰享蘇東坡曰小人賄以悅人必簡於禮公戒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乎物而不役志乎禮則諸侯

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特言之春秋傳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弭兵王而賄其致寇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藩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失其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其言深得經義聽朕教汝罔不若予舊解似周公自詡大失聖人語氣于棊民彝汝乃是不覆連讀言于棊民彝之事乃不勉則失時也正父以爲武王於上下文義不貫且武王無正父之號下文言烈考武王而此獨言正父篤敘字亦不屬不知古人尊稱多曰

父正本官名左氏有五正之名則此自當指羣臣言竝下文惠篤敘亦順而易解矣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舊解覺橫梗不通不知乃成王述己遵周公所爲也迂衡以爲迂太平穆穆字不相屬且以衡爲太平亦強宗禮謂公所制之禮乃一王之定制天下所宗故曰宗非上文功宗之禮將訓爲大單訓爲盡皆違本義而生強尤有謬者成王方尊周公而公更自誇詡公欲退老成王固畱以致其敬而周公復述王以秬鬯享己君臣之際辭讓全無豈復成周公哉今一一就本文疏通之俾讀者知經義本明

而曲說亂之爲可慨也秬鬯明禮之說林少穎王荆公爲得從之至東坡謂康誥錯簡惟三月一段當在此篇首先儒從之然今揆文義不然故闕之

多士

成王既討武庚別封微子商故都之舊臣世族無所歸屬遷之居洛王既命周公畱洛因誥戒之史錄爲此篇因篇首呼多士而告之卽以名篇今古文皆有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史臣敘王誥多士之由三月蔡氏謂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是也云初者王命周公治洛公始奉王命告之商王士多士皆殷舊臣世族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  
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  
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弗弔慰憫之言不為天所弔也佑助勅正也弋有心取之也允罔固亂信無保固亂人之理○言爾多士弗為天所恤以至此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助天之命奉天明威致王罰之公正殷命以告終于帝故爾多士當知此意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與爾殷亦以殷王昏亂天無固之之理是以匡弼於我也我其敢求位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此承上起下之辭不畀天無私與也秉為心所主宰而著諸事者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意言即民心以驗天固明威可畏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  
庸帝大淫佚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  
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引逸導以安樂蓋人心之良即天理也作德心逸日休即天導之以逸不適逸不以天理自適降格降災異嚮意嚮淫佚有辭桀言日亡予乃亡之類元大俊民賢人甸治也○述殷之所以代夏以明天無私畀則今之代商可知矣言上帝引人以至安之事有夏不自適其逸而妄為惟帝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桀猶不悛天乃命爾成湯革夏亦惟賴賢人以治四方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  
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



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佚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明德恤祀明德以為圖治之本敬祀以為糾德之地丕建大建立其國家配天其澤配天以澤民罔顯于天不明天道先王勤家先王忠勤之世家天顯民祇天之顯道民所敬畏者有辭于罰有可言之罪而致罰也○言自成湯以下殷之賢君無不明德恤祀天故保父之而殷王亦承天以惠民至嗣王紂乃不明天道況能聽念先王勤勞之家乎惟其大肆淫佚不顧天顯民祇是以上帝不保降茲大喪是天之不畀乃以其不明厥德之故凡四方小大邦喪無非不明其德有可以致辭之處而後致其罰故非我周敢弋爾殷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

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此言周初克殷之時仍封武庚於舊都不肯遷殷多士之故周王武王靈承尊天之神靈而承之不貳適不肯二其心以自適王家我適殷命歸周也洪無度殷之諸臣染紂之習大為無度自乃邑仍居朝歌也即戾罹禍也肆故也○言我武王靈承帝事帝既有命割殷故遂告正於帝惟我凡事專一其德不敢他求適意惟爾王失德自適於我豈我強取殷哉當革殷之初予豈不能遷爾予其曰惟爾大為無度由上使然我不爾動仍自爾邑而居予亦念天致爾殷以大禍不忍重致勞擾故不遽正爾而遷爾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甯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

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猷謀也此告以遷之之故故用猷字遷居西爾遷爾於西也洛在殷都之西天命武庚以畔受誅是天命不容多士在故都也册簡册典常法也迪簡導引簡用服列也聽用聽而用之肆故也天邑商即商之故都率肆率商之故事矜爾憫其無歸蓋殷之故臣多望簡用或生怨望而不知其德不逮成王述成湯當日亦不盡用夏臣以開導之如此○我之猷謀今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爾於西非我一人秉德治世而不圖康甯時惟天命無敢違者朕不敢緩承天命爾無我怨當知武庚若不背畔則爾不至有今日矣爾固知爾殷先人有册記載國典殷革夏命之事載在典册可考而知今爾又曰商革命時夏臣皆迪簡在王庭服職在百僚之列我今不然不知予一人惟聽用有德故

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使爾來共居此予惟率殷故事矜爾等無辜為爾君所累欲爾更新其德以備簡在非予無故遷爾是乃天命也按詩言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是武王克商已用殷之賢者今所遷之多士必其染紂之習未有德者故遷之至洛使親炙周公之化時惟天命言天命維新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

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 句 多遜

來自奄即成王伐奄作大誥事降蔡傳曰猶今法降等云者是也言殷民從武庚畔當誅而降宥不罪也致天罰誅武庚也遐逝洛邑去紂都四百餘里本非遠以其離舊都而言則曰遐逝也此事臣比於周家任事之臣蓋成王遷殷士於洛有才者任官無才者亦祿之下文所謂爾邑爾居者也我宗周同姓猶虞公言晉吾宗也多遜多忠順者○又呼多士而告以必遷之意昔自伐奄歸來予討逆安民大降宥爾四國民命其不良者我乃明致天罰誅之矣

今移爾於遐邇比於我周凡任事之臣及我同宗因爾多士多忠順之人不忍外視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

多遜

命即今之誥命多遜言殷士多恭順者蓋周德入人者久其未深悉教化者固有而心服者亦多前人乃謂周所遷皆不服之民謬矣○殷士蓋會有同武庚畔者於法皆當誅罰故成王言予今不爾誅殺惟申誥命今朕作茲洛邑因四方諸侯無賓禮之地為之以便朝會亦因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順者以此宅之也

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甯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有土有田業幹能事之名止居也甯幹止安其幹事之居如今官府之地○爾今雖播遷尙有爾之土田尙各安其事業居止予曷嘗虐爾哉但予之厚爾如此而克享與否則在於爾爾如克敬天必畀汝矜汝爾不克敬則不但不能有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也玩此書則殷士之不遜者蓋染紂習太深尙有未服周敬讓之化者非謂其不臣周也前人何謬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邑四井之地有年壽考興與於善遷謂遷洛○申言爾今惟是宅爾邑繼爾之居爾其長有為有壽於茲洛爾之子孫乃羣焉興起皆從爾遷居而始我之錄用爾者正未艾也何云不簡在王庭乎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曰之下蔡傳以為有關文是也乃或言他有所言○言終又申命之子或他有所言皆為爾宅居之事爾其體予之志可也蓋成王周公兢兢以殷士不克安居為慮聖人之仁也而豈慮其反復哉

附解周僻居西岐雖三分有二而紂都臣民習染已深即大定後紂臣猶多不改惡者周公營洛乃遷之洛邑為之經理廬舍居止欲其沐浴治化革其舊習且畱公居洛使親炙變化此篇之所以作也其殷殷誥誡明廢興之由周無代商之志及己今日遷徙竝非無故勞擾蓋欲其維新以便簡用慰以安居樂業同於事臣同姓其一片肫肫情詞真如保赤殷士有不化者乎周公居東三年亦是畱殷敷

教故殷民有九疢之詩此篇亦因多士未能革面致殷勤之告奈先儒誤解畢命頑民二字不就本文紬繹旨義多差竝成王周公之意亦失矣後世私妄擾民若漢徙豪傑於五陵已為非是又或誅不順己或殄滅勝國之後其心視聖王曷啻天淵讀者毋以世俗之謬妄測武王周公等也

無逸

成王夙夜基命宥密行周公之教矣第敬德以為出治之本周公恐其昧民間之疾苦或久而怠肆作此以戒無逸非勞瘁敬止緝熙久而不息也史臣亦知故以名篇今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所處所也所其無逸召誥王敬作所意君子謂王周公言君子安止居敬作所其無逸矣尤必先知稼穡之勞乃能安民以自安知其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而為之謀此數句領起下文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

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申上文之義相視也欲王以之為監即小人之不知艱勞者以明其狀諺鄙俚誕妄也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不知而反侮笑之前人締造艱難人主苟宴安而忽之亦何以異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

民祗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以下約舉無逸之義稱商王及周先王以其時近易知中宗太戊嚴恭寅畏嚴密以治心恭肅以治事而常存敬畏天命天理之原自度自檢束民易玩也而治之亦懷敬懼蓋民者天心敬天則必敬民敬民則必循天理以治心治事太戊之德如是故享國長久天之福由己德致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先儒謂武丁父小乙使居民閒勞稼穡與小人同事理或然也作自民間而作乃或亮陰三年不言為一句言其恭默思道乃或傳其亮陰三年不言也雍和霽意嘉靖美德靖民禮樂洽而民安樂也小大舉上下臣民言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不義惟王蓋祖甲常有讓國事而不可考矣鄭元謂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逃之恐未必然舊為小人常居民閒習民事也不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

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立王立為王者孔氏曰過樂謂之耽欲壽者人之情也然必敬戒修德而後可壽否則耽於逸樂實自促其死耳周公戒王至為悚切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歎息而言鄭重之也抑畏謙抑敬畏蔡仲默曰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為也陳氏大猷曰克自者真能自用其力而不與畧述周先王無逸之意以起下文王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

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

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卑服服尋常人之服康安也康功田功安人莫先於田功周之業自文王而始大其無逸有不可殫述者特即卑服日昃不遑以形之微懿皆美也柔易懦恭易偽微懿本於性而合乎中也懷保懷而保之鮮善也惠而善視之咸和皆諧和之盤樂也遊遊逸田畋獵文王敬德無逸惟求安民且恐人不能安民故戒遊田而儉取民庶邦惟正之供

文王為方伯諸侯禮有貢幣正供正額貢賦之數受命受命為方伯中身猶中年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則語助辭無毋通皇遑通酒德縱酒之凶德○歎息言自今以往嗣王無過於觀逸遊田以萬民正供為節毋自暇曰今日耽樂偶爾無妨乃非民所以訓行非天所以順導時人將大有愆責於爾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蓋紂惟不謹小慎微故迷亂日甚戒王勿忽於細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

或胥譎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

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胥相也保惠教誨養教民也譎誑也幻眩惑意聽信從訓法也祝古咒字詛咒大畧相似皆告神怨恨之意但詛則冀阻其行咒則欲仇其身也○言古人已治已安猶相與訓告以勵其行相與保惠以澤其民相與教誨以廣其化是以民服其教無或相與譎張為幻若於此而不聽人乃訓而法之乃必變亂先王正法至於小大皆然民心不以為然則其心違背怨恨再有不然而則其口必詛祝於神明心口交怨國鮮不危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迪哲允蹈明哲之事也下文乃申明之皇大也不啻不但也上文言變亂正刑必致民之詛咒則詛咒之來固由己致也若因民詛咒不自返己而含怒於民則愈滋咎矣故言自殷三宗及文王四人皆實能蹈明哲之事如或有人告以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其所指摘之愆引而受之曰是我之愆誠實自修若是不但不敢含怒而已其責己而不責人所以為迪哲者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請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綽優裕意怨有同同此公理叢聚也承上言於此迪哲之事不聽人乃乘其不明請張為幻告以小人怨詈則不察而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為君之道不寬綽其心以容善以怨詈之故羅織疑似罰及無罪殺及無辜犯天下之公

怒怨有同心皆叢集於厥身國之危亡可待矣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茲指上文所言蔡仲默曰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則於咨嗟歎息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附解惡勞而好逸者人情也況人君享有天下一切無不如意微特中下之才驕佚易生即素有澡身浴德之功當海宇晏然臣民樂業即不免漸生奢侈故周公特為此篇以戒成王顧其所以能無逸者非勞神苦形之謂敬德而已所其無逸即該得敬德功夫操存省察寡欲清心內有其



緝熙之德而外亦日見其精明強固仁者壽大德必壽職此之由也後世人主不知故怠肆者固促天年勤勞者亦鮮遐壽而學者至以聖人之道爲不能延年其誤世非淺矣周公非欲成王勞瘁弗息但恐其忽於久敬仁民之事故開端卽言君子於作所已知無逸矣尤必先知稼穡之艱難知其艱難則知小人之依蓋敬止之學凡聖人所同文王內而緝熙敬止故外而止仁止敬成王夙夜基命宥密卽文王敬止之道周公平日導王王已行之故曰君子所其無逸矣今臨民必先知稼穡云云其字則字語氣本

如此敬作所卽篤恭之義無逸作所非置天下事於不問乃清其本源所謂居敬而行簡也民事至多以稼穡爲本民足衣食則教化亦易凡事選賢臣以共治君有敬德則必能知人得人而任之民安君豈有不逸昔人云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亦此意周公不言及任賢事以當時濟濟盈廷第成王年幼初親政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故首及之任賢乃逸之義召公卷阿之詩已詳此篇周公大意祇是欲成王重民事矢嚴恭下文歷舉殷宗及文王所言諸義皆包在所其無逸之中蓋能敬德自然能行諸

善政末又以責己而不責人告之其義周矣三代下賢臣陳無逸及豳風篇亦啟沃之苦心然無有能知敬德之功以告君者是以高者不過勤政節儉卑者或不久而懈弛孟子言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靜而致中動而致和內外交養本末交脩斯爲所其無逸之義故克自抑畏非恐懼不安也有敬德之學理純心定而畏天命重民生一切善念自然念念不忘未嘗不逸而實非同常人之逸此義不明偏於清淨疲於耳目皆同無益耳周公若不嘗導王以敬止之學而但使勤於政事何以爲格君心又何以異於

後世之人臣庶邦惟正之供兩言之者人主以天下自奉無求不獲能敬德而抑畏一切逸樂之緣無由入心自不求財貨大學言慎德矣而又反復戒財用意義同斯告以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而究及於詛咒怨詈亦不尤人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自古聖人敬德意皆如斯明乎此而歎巍然自命視天下臣民如無有者應當汗下故人臣欲陳無逸之篇必先明其要義庶不爲虛文焉成王之賢後世多未及知周頌成王不敢康篇甚詳盍參觀之祖甲非太甲蔡仲默辨之至詳而或拘泥國

語及史遷所記謂祖甲昏亂周公不應舉之當為太甲然  
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其言出於衛彪溪彪溪非聖賢  
其語何能不謬且彪溪明曰帝甲不曰祖甲鄭康成云武  
丁欲廢祖庚而立祖甲祖甲逃之以為不義惟王之證於  
經傳無明文太史公據之謂祖甲即帝甲帝甲淫亂殷復  
衰不思周公此篇之言其荒唐特甚豈不從周公而從渠  
等之妄說乎卑服即田功之服與禹惡衣服不同無若殷  
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與禹無若丹朱傲意同聖賢相與  
儆戒以為一念不謹即下流之歸其辭固如此也胥訓告

三句作一例說謂皆臣告君之詞意複而辭不通凡諸舊  
說多有不安今正其本義餘不悉辨

君奭

成王即位周召二公輔之召公有疾欲暫退周公告  
雷之史記其相語之辭於此以見二公夾輔之實也  
因篇首周公呼君奭故以名  
篇無他義也今古文皆有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  
出于不祥

古諸侯相稱皆曰君奭召公名周公兄也故尊之而亦名  
之若語辭○周公呼召公而告之曰天弗恤殷既降喪而

墜其命我周受之矣我不敢知國基長信休美天輔我之誠信亦不敢知終將出於不祥蓋武王崩成王幼治亂安危之際周公故勉勵召公先言天命不可知國家責在二人以此言起全篇

嗚呼君已日時我我亦不敢甯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君指召公述召公之言歎息而美之之意人賢人也言君已嘗有言以國事自任曰是在乎我天命可畏我不敢苟安而不永遠念天威必體天治民使政化及民無愆尤違理之事即君此言思之是國家惟賴有人維持也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 嗣前人恭明德

在現在也後嗣子孫當時舊家子弟上君下民也遏絕佚墜前人光前人忠賢之勳在家不知安享於家不知艱難

人臣有家者也不易難諶呂伯恭曰自天言之曰不易自人言之曰難諶是也經歷踐行闕歷恭明德前人篤恭之明德○言今老成漸謝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于上下肆其所為過佚前人光而晏然在家不自覺悟豈知天命不易天固難以謹信間有喪亡者乃其自墜厥命弗克經歷憂患嗣前人至恭之明德也不甚賴老成匡救之乎

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甯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小子自謙之辭前人謂文武冲子成王也又曰猶俗言又道也前人光句召公所知及天命不可知蓋當時人言周公述之者道自盡之道甯王武王延長久釋舍去也○承上言在今予小子且非有能匡正後嗣惡習所以教導之者惟念前人休光施於我冲子又道天固不可信我今自盡之道惟率甯王之德於延長蓋甯王率由文王我遵甯王而行天當不釋於文王所受之命也以上述召公之言美其素志而言老成無多當勉為少年新進倡率以紹文

武

書系心角卷五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  
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  
盤率惟兹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保衡即伊尹為太甲保傅故云然蔡氏曰太戊太甲之孫  
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當是二人而同名巫氏  
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武丁高宗也甘盤見  
說命率皆也兹指六臣有陳有陳列之功禮陟配天君臣  
皆有配天之德則禮天而天享之其誠上升也多歷年  
所享國久也惡述殷世得賢臣以輔治配天之烈如此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

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

筮罔不是孚

純專一之意實蔡氏曰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曰不  
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百姓王人以內臣言小臣屏侯甸  
以外臣言明恤明哲以恤下矧咸奔走况外臣又効奔走  
言內外一體也德稱德與位稱孚若卜筮敬信之也○承  
上言殷有臣若此故天純一保佑命之而內安外甯  
人臣惟此惟德稱其位用能輔又其君施治四方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  
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天壽壽本於天尊而言曰天壽平和平格至也召公有疾  
欲求退此乃正言以破其畏老之見承上言壽本於天以  
和平而至殷世老成多然故壽考保又有殷其後紂嗣天  
位而懼滅亡之威由不信老成也今汝永念此理以國事

書經卷五

四七

為重則有堅固之壽命其共治以明我新造邦也以上三節述殷之老成相勸如此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

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夭有若散宜

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

德降于國人

申勸復勸勉之武王子述文王敬德不替若天申勸者然也又曰者言文王得人之盛將反言之故慎重少閒也修和平治和浹號叔文王弟號有三號叔所封乃西號在今陝西寶雞縣蔡氏曰閔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也言在昔上帝割殷申勉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也言甯王始也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亦惟有若虢叔五文王亦無德以降于國人蓋即尋常共見之言以明必賴

也有人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

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

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亦惟對上純佑而言迪知迪見者實知而實見之非虛揣也知威則敬畏見冒則能覆育孔氏曰虢叔先死故曰四人不單稱德大盡稱頌其德文武之賢臣極多此止大槩約舉呂伯恭謂詳畧隨意而言非為人物評是也○承上天純佑殷言天亦惟純佑周秉德之士五人迪知天威乃惟是輔文使益昭顯迪見其覆冒之德聞于上帝惟是受有殷命哉然諸人不但有功文王號叔先卒武王惟茲四人庶幾迪有天祿其後及武王大將天威以劉厥敵惟茲武王之德此可見老成為國元勳也

今在予小子且若遊大川予往暨汝奭共濟小子同未即位  
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  
有能格

在現在小子周公自謂誕無我責無人責善收取也罔勛  
不及所拔取之人無能勉其所不及者造德老成深造  
之人不降不來相輔壽者非一時所至賢而壽老難得若  
自天而降故曰降也鳴鳥鳴鳳格上文格于皇天之格○  
承上言先朝皆以老成相輔致治今在予小子且受托孤  
之重任若游大川非暨汝奭老成何以共濟雖小子忝居  
師相然一無所長同未在此位今大無責我之人所收賢士  
無有能勛我不及者壽考造德之人不下降相輔政治不  
如前人鳴鳥久不聞矣矧曰其有能格天乎以上三  
節言文武亦待老臣以濟而自謙以求召公相佐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

句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此結上文之意肆故也乃汝也猷謀裕有餘猷之意後人  
謂將來臣工○承上歎息而言前人之事如此故君其監  
於茲我周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所以告君者以汝謀  
猷寬裕故我必欲公相助為理不欲使後人迷於向往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勛偶王在亶

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公召公也前人謂武王民極周公為冢宰也明勛明哲以  
相勉勵偶王與君一體亶誠信也乘以車為喻載而行也  
惟文王德言周公能繼文王之志恤憂勤也○召公因周  
公言而答其意以美之曰公毋自謙不逮也前人敷布心  
腹乃悉以大事命汝置汝於師保以作民極其命汝之辭  
曰汝明以勛王為王之偶其故由汝誠信汝乘茲大命惟  
文王之德是承亦能不承文王  
無疆之憂勤可以無憂不濟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句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允誠也保太保召公所居之官大否猶大壞肆故也○周公復歸美召公言告汝以朕之誠意惟汝為師保而能自敬德今盡心輔予以予監于殷喪亡之大失庶我常念天威而不忘也

子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襄助也二人謂己與召公言曰時人之言天休滋至言天命眷周戡勝也明明揚俊民賢士也後人即俊民丕時後時也而曰丕者謂後人年方盛而功可大也○言予豈不誠而若茲相告乎國事非一二人所能治予常自念曰有

賢士襄我二人庶於理有合哉予未嘗敢自是而人言曰國事是在二人但天方眷周天休滋至惟是二人恐弗勝耳其汝能敬德予告汝豈特欲汝輔我蓋欲汝明我俊民我二人年皆已暮其責在求賢讓後人於丕時始長久之計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篤棐厚相輔佑意式用也威成二人共成率俾率從服役也○歎息而言天篤棐我二人我用克至于今日承國家休美之恩我二人共成文王功於不怠丕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率俾乃不負天篤棐之意蓋以天意眷注啟召公以效忠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公召公君尊稱周公也惠順也閔憂也○此召公答周公也尊而告之言予不能順理而行勞君若茲多誥予亦何辭惟體公之意用閔于天及民而已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

敬用治

君召公也乃汝也祇敬也茲指召公閔天越民之意○周公歎息而美召公言惟汝知民之德無不能有初者但恐鮮終耳今君用閔于天及民祇敬若茲長久弗替我可以釋然矣往敬用治以光先王之德焉

附解自書序謂召公不悅周公作此篇於是司馬遷孔穎達皆沿其誤葛氏至謂召公以爵位先後介意蔡仲默始辭而闢之其見卓矣第仲默謂召公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

退老周公畱之然召公年下於周公周公沒後召公猶及事成王及康王則退老之說未允玩本文天壽平格及則有固命句則召公蓋有疾欲退休而周公詳述殷及文武皆得老成共濟今成王年幼老成漸漸無人己二人係國安危方將訓導後嗣明揚俊民成文王功於不怠其中有召公之言而無召字後人遂以為周公一人之言文義多不承接夫周公召公皆聖人也自文王時已各為文布化成王立二公以至親夾輔非如後世臨時託孤大臣誼有輕重且即託孤大臣亦有不可辭責者矣況周召昆弟於

成王爲叔父受兄武王重託成王年少禮樂未備周公師而召公保位侔權一又皆有聖德召公何緣而不悅周公以小人之心測人已非況以之誣聖人乎起言天意難測惟當永念天威而天壽平格承上文殷家君臣多歷年所言天壽由平而至人臣竭忠不懈天固當佑之更有和平之德何患不壽故曰今汝永念則有固命此爲勸慰召公勿辭退本文下乃述文武得人而興今老成凋謝惟我二人是賴情文懇至故召公遂從命而答以惟用閔于天及民前人第以爲周公一人之言故於語義多乖又不知召

公何以欲退之故妄生異說今詳晰正之庶文義明而周召二公同心夾輔世世弗替之故可知也天壽平格前人以壽爲壽國平格爲至平通格於天蓋大德必壽仁者壽之義罕實致其功故以聖人之學爲不能延年而孔子亦幾虛言欺世矣夫人之所以生者神氣而已寡慾清心起居敬慎苟能善養凡氣凡神已可卻病延年老而不衰況聖人之學養浩然之氣至充實之後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日覺精明強固矣再加涵養至於大化與神心卽天心氣卽天氣直養無害塞於天地之間而何短折乎

夫子言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之至者聖也強之至者壽也人壽以百年爲期五十則非夭壽有立命之學決不短命周召皆聖人其知之固不待言特召公因疾不耐煩勞欲退閒周公告以壽由于天勞未必悴逸未必安以和平養性因物付物應事誠心憂國憂民自可固命因彼此皆夙知此理故其言簡約後人未涉其藩籬則恟恍而莫得其解耳

###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今河南汝甯府上蔡縣仲字蔡叔度之子蔡叔沒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蔡蔡叔未卒成王周公

尚冀其庶幾改之故叔卒而後封其子蓋蔡叔之沒最後故此篇不敘於洛誥前而在此今文無古文有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此史臣本敘也位冢宰漢孔氏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在武王崩時是也流言挾武庚以畔時欲危周公以禍王室也辟法也以王法誅之非私也管霍國名管今河南鄭州管城縣霍今山西平陽府霍州郭鄰地名囚蔡傳云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不齒不得與兄弟齒三叔各因其罪爲法之輕重庸用祗敬也爲卿士爲周公所屬卿士仍封仲于蔡所以不絕蔡叔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

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仲名率德循理改行遷善東土蔡在周之東既歎其賢又勸其敬而罔懈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

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尙庶幾也忠孝一原盡忠以掩前人之愆即大孝也邁迹自身由己自立不因前人成王以君命臣故不諱其父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

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有德則能體天心以惠民治亂生於善惡其幾不可不戒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承上言圖治之道在思其終而慎於始乃可久安也惟思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懋勉績功蕃若藩籬也總括慎始惟終之事而告之呂東萊曰觀此則周家所以示德意於諸侯安靜鎮定之規模

可槩見矣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

一人汝嘉

中者無過不及之理本性而著於事為者也凡事循是而行則協乎天則作聰明外理而自用舊章先王成法詳審也側言一偏之言度一身法度嘉美也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又歎息而戒其持久勿忘

附解王氏柏曰史臣序詞既詳且嚴自金縢有羣叔流言之語至此篇始著其事備其詞體正而意盡周公之心坦然明白可謂知言矣乃閻百詩等必以今文所無指爲僞書至崔述竟謂左氏史記諸書止言管蔡無霍叔監殷事不知古人言質每舉一二人以槩其餘且三叔雖同畔然管叔爲冠蔡叔次之霍叔又次之言管蔡舉其首也若以左氏止言管蔡卽謂非三叔然則孟子書言管叔以殷畔止管叔竝無蔡叔乎金縢人所信也其曰管叔及其羣弟羣

之云者明非管叔一人崔氏又謂霍叔罪輕於蔡叔蔡叔尙從以車七乘比於大夫而霍叔反降爲庶人輕重失宜不知降庶人止三年耳蔡叔若早悔過遷善則不必待其子而後封之惟其不然故叔卒而其子始得就封書敘此於洛誥之後因仲封蔡最遲也讀書未會通而挾摘字句以求可乎首段惟周公位冢宰至三年不齒四十字補敘蔡叔失國之事其事在成王三年喪內蔡仲克庸祇德以下乃敘今成王封蔡或誤以爲同一時事故云命書之詞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益令妄庸者藉口甚矣其惑也夫

武王克商應天順人孔子言之而其何以應何以順則先儒固不甚解以詩書所載非如後世史家本紀列傳情事彙聚考而易知也三叔身為聖人之子弟而有流言一事何耶想當時紂從惡諸臣周封武庚而仍使事之其中狡黠者多以周公攝政遠置三叔於殷土為薄待之以巧言煽誘三叔遂受其欺也當流言時紛紛疑周公者何窮公所以有鴟鴞之詩無如託于鳥言後人猶不能了然在聖人於疑謗之來原不似凡人斤斤自為解說而讀書必法聖人倘是非不明又何知去從故愚於聖人事必反復詳

辨非為其他慮聖人之心事學者誤認即誤己而誤人耳孔子稱武王周公善繼述則為文王肖子可知三叔不知聖人用心導亂以危國家成王以君奉先王命誅之與周公毫無干涉儒者必欲區區為公辨殺兄之嫌亦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王世貞管蔡論竟謂管叔為文王肖子顯與孔子相背又何堪論辨也

成王政 篇七

將蒲姑 篇七

多方

武王崩淮夷徐奄同武庚畔成王討武庚而誅之遷  
殷民於洛作多士以誥之矣其後奄復畔成王征而  
平之以殷民驟歸尚多未知大義及不安於官禮之  
治者復作此誥使周公宣布之而史名曰多方今文  
古文  
皆有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五月丁亥以洛誥十二月戊辰王在新邑推之當是次年  
五月蓋成王營洛以居殷士奄即藉播遷以恐殷遺復畔  
而王者定都天下所宗隨其所都而名是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  
爾命爾罔不知

先周公曰者公傳王命以告也四國四方之國殷侯尹民  
殷之諸侯長民者蓋周家封建亦多用殷舊臣今因滅奄

恐其懷疑故告之也降爾命宥其罪而  
用之言已平日之心四國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  
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洪惟鄭重之詞洪大也惟思也圖天之命人主代天治民  
民事莫非天命將言天賞罰夏殷事故言己重念之降格  
降鑒誕大也逸安肆感言于民蔡氏曰憂民之言尚不肯  
出諸口帝之迪人主所以教民者皆代帝以教也○言我  
嘗大惟圖天之命而弗永敬念於宗祀者則有夏桀惟帝  
以桀降格于夏本未嘗絕夏乃有夏大為逸樂不肯出一  
憂民之言乃大淫昏不能一日勤政勸  
勉於帝教化之事乃爾所常聞者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  
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

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

麗附麗人主代天治民凡政教一切皆與民相附麗而不可苟開自上而開其源降罰天降罰崇亂長其亂甲始也旅眾也靈承云者敬民即所以敬天不順民心之正為不能靈承惟進之恭者為惡而有悔心惟進于恭敬乃能覺悟不惟進之恭大發悟心進于恭洪舒于民大舒民困叨饗同憤貪怨也○承上言桀當圖帝之命而不能開民教養之源天乃大降之罰其長亂始於內亂不能正其家亦不能善承其眾不大進於恭以舒民困於時上行下效亦惟有夏之民日以叨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天以桀不能為主乃求民主而降顯休命於湯誅絕有夏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

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

克開

純專一無二言其上下一于為惡多方義民多方先代善人恭多士桀云恭順之多士容悅臣也開張也通也○承上言桀上下純于為惡惟天不與而棄之乃惟以爾多方前代之義民亦不能永享安平惟夏王所謂恭順之多士大不能明其德保享于民乃胥惟虐於民致百為皆頽廢此可見君失其道爾多方必受其殃矣將言今日安集多方先述其先世之患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



享天之命

簡如簡在帝心之簡人心所歸即天心所許也麗與民附麗之事刑儀刑要囚與康誥同呂東萊曰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勸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自己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爾辟紂也○言成湯為多方所歸代夏作主慎所麗以勸民民刑而勸勉以至于帝乙無不明德慎罰以勸其民故其要囚也殄戮多罪民警而勸開釋無辜民亦感而勸今至于爾辟反其所為乃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也頻言多方關係與亡尊人而賤己一片謙懷可見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周公先歎息而後稱王命以告之庸用也釋棄去也屑有辭飾辭矯誣也○承上言非天有心棄夏尤非有心棄殷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肆淫佚以私意圖天之命而瑣屑有辭故天棄之也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集成也不集于享不成其享天之事有邦諸侯閒攜貳也逸厥逸安為逸樂蠲潔烝眾也不蠲烝不潔之事太眾所謂穢德彰聞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罔昧理克克己須待暇寬也子孫謂紂○承上而數紂不故過言人一念可以轉移善惡天以成湯之故不忍遽絕其子孫以五年之久寬待紂王欲其自新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所指實今不可考孔氏牽合歲

月言之  
非是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  
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句用休

句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動威災異警告開厥顧天啟其能顧天命者蓋有德者必  
敬天乃堪受眷顧也克堪能勝意典主也式教若垂法以  
教也○此乃言周受天命選擇於多方而興周也惟爾多  
方罔有敬天威而堪受眷顧者我周王善承其眾實能用  
德以主神天天意眷之凡文武所為皆天之則若天式教  
者然以日進於休美故遂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其詞甚謙  
矣顧錫疇曰天於文武只是至公無私欲得  
周王以為天下非以天下私周王可謂知言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承止言受天之命不敢不告誠多方使  
知自新降命為善承天即所以立命也

爾曷不忱裕之句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句又我周王享天

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  
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

作不典圖忱于正

忱裕以誠信自致於寬裕之途所謂作德日休也夾輔介  
助惠順熙光也迪屢教之者屢愛自愛屑播輕棄正正人  
也○此乃指其失而戒之言爾何不至忱自致於寬裕  
為多方倡率爾何不輔助我周王使成善治以享天之命  
今爾等尚安爾宅耕爾田孰非先生之德爾何不順王所  
為以熙天之命爾乃教導之屢而不安靜爾心未知自愛  
爾乃大不安天命爾乃輕棄天命爾乃自作不法尚欲圖  
見信於正人其可得乎蓋殷民習紂之惡於周之禮樂法

度多不遵從不知周王之政皆天理當然順王章即可以熙天命故反復曉諭之非謂其不服已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甯乃

惟爾自速辜

戰戒懼意要囚罪其首惡萬氏國欽曰上文既敘其恩而責之以善此復敘其恩而懼之以禍是也○承上言我周敬承天命如此我惟是教訓而告戒之即有罪當罰亦慎懼而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矣乃有不用我命者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安甯乃惟爾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般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

祀

此下又特告多方之士正身化民歎息而言猷者時法度已定多上皆知也監臨下也周禮立其監臣我監臣我而為監也五祀自平武庚後計之不曰年而曰祀告殷士故從商言之謙也○歎息而呼殷士今爾奔走臣服於我而為監已五祀矣凡我所為爾宜知之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胥伯正皆官名臬法和情理浹洽也○承上言爾庶官無不能守法者但須和衷共濟多士或自作不和爾其和哉即爾室不睦爾惟和哉和其身睦其室推之以治民爾邑庶幾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可也蓋勉以正身齊家之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  
句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

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忌畏也凶德惡德穆穆和敬貌則法也闕經歷介大也大介之介助也洛邑殷士采地所在尙庶幾也永畋爾田不失爵祿意尙爾之尙尊尙也有服在大僚爲大臣所敬服○承上言爾有正身齊治之責如此爾尙不忌於凶德乎忌之如何亦作則以德平日正心修身穆穆在乃位先由爾邑始能閱歷民情謀其遠大今爾既來洛邑自是而起正己化人爾庶幾永力畋爾田不墜世業然天惟與爾矜爾我有周惟其大賴爾助用錫予爾迪簡在王庭眾皆尊尙爾事有敬服者在  
大僚眾人可知矣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士

探試也多方多方之士也離逃爾士奪其采邑○承上又申戒之爾不能相勸勉信我之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矣凡民亦必曰爾不必享矣爾既放逸偏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之士以天威爲戲不敬而試探之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士不能享爾世祿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誥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命吉凶之天命時惟爾初殷民更新之初呂東萊日記又曰者形容惓惓無己之心也○結言我本不如是多誥因爾不知吉凶之天命故敬告爾也王少閒又曰此時畔亂甫平時惟爾更新之初若不克敬於和則自遭罪罰無我也怨

附解崔氏述謂多方篇次當在多士之前奄無再畔之事昔

朕來自奄卽指王來自奄時命有申卽申多方之命然細核文義情事自當以蔡傳爲確蓋武庚之畔淮奄諸國實助之成王伐之而有大誥及命周召營洛遷殷士居之而有多士奄與淮夷逖遠不知遷殷美意或以遷徙恐誘殷遺又畔成王伐之而歸爲誥使周公宣之蓋周公畱洛殷士新遷洛邑非止一處人故以多方名篇史記云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蓋實錄也然則奄昔從武庚畔成王討武庚奄卽來服成王周公不加深究至此復畔王親討平之第孔氏蔡傳謂費誓淮

夷徐戎竝興爲一時事以費誓之事例成王時則不可也第不知此定爲何年篇中言奔走臣我監五祀蓋謂殷多士遷洛後任官分治者若以此伐奄仍成王初年事則五祀句爲不通前遷殷士以其不免怨望故曉之曰予一人惟聽用德此因告民而未數節乃告多士以善化爲民倡義固不同詳玩二篇周遷殷之頑民蓋淫酗不易化導之民其中有士有民因周僻西陲布化僅於岐豐東方士民未親善化驟見官禮之政不遵王章者尙多多士篇勸士者多此篇先告殷民述天命之非偶明周非強民從己次

戒多士使正身齊家以爲民倡其詞甚謙其心愷切爾惟和哉和字內該許多修己化人功夫在內前人多忽視矣夫官禮之法至周且密然乃天理人情之自然故曰和有子言禮之用和爲貴本此殷民乍見官禮苦難梗化告多士以穆穆之德在位和其身與室乃和以治民蓋聖王脩己治人無上下同此一理穆穆者文王之德而此以勸多士可見周初以至德化民卽至頑殷民亦以此望之此爲大公至仁之心前人誤解頑民竝成王周公一片盛德俱至湮沒讀者能無盡心乎

書經恆解卷五終

書經卷五

三

